郑州地理

祝融故里行

♣ 郭同勋

戊戌年立夏之日，乘兴进登封市阳城工业区北烟庄村游览。在其老街一处清康熙年间建造的火神古庙大殿里，见一群善男信女正在为供奉的“火德真君”神像净手上香、顶礼膜拜。这里的人们说，正在祭拜的这尊火神，就是重黎祝融真君。

上古经典《国语》记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就是说，夏部族能够在嵩山一带繁衍兴旺，根源于火神祝融的降临。何为夏？字典解释：夏即大，夏为火。人们把一年四季最炎热的季节称为夏天，就表明了“夏”代表“火”。

古书记载，祝融重黎是颛顼帝之孙，大禹之父鲧乃颛顼帝之玄孙。人们大多知道夏部族的首领是鲧和大禹父子，岂不知重黎祝融则是先于鲧和大禹父子的夏部族首领，是重黎祝融率领夏部族“降于崇山”，在嵩山之阳的颍水两岸开创出夏部族生息之地。祝融则是“夏官”的官名。由此，祝融重黎以自己的官职“夏”来命名所率的氏族部落，这在古代不乏先例，不胜枚举。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祝融重黎落难被“诛”，其血亲后裔鲧和大禹继承“兴夏”伟业，治水救民，立都阳城，开土拓疆，挚划九州，泽被中华。

东汉宋忠《世本居篇》曰：“夏禹都阳城。”据中国考古界发掘发现，夏禹所都阳城，就在烟庄村西北的颍河对岸王城岗上，两地相距直线距离不足三华里。王城岗上的大城是夏禹所建都城，相邻的小城为其父鲧所居之所。夏禹的前辈、祝融重黎直属后裔亲眷在邻旁烟庄居住，也就不难理解了。

千百年来，烟庄村以“烟火”造福人间而闻名。相传上古帝尧之师许由隐居箕山期间，他和家人就曾多次从数里之外的箕山脚下来祝融所居的烟庄村讨火做饭取暖。有一次从烟庄讨火返回西行时，因洪水突发将孩子隔在了沟西的人家里。故此，沟西人家的村落就叫作隔子沟村了。这也是传至今天的隔子沟村名的来历。

烟庄村与隔子沟之间有座小山峰叫焦山头，其山石全都是火红的颜色。传说这是居烟庄的后世祝融，在协助大禹治水时，和蛟河里的作恶蛟龙大战时，放火把山石“烧焦”而变成红色的。

后人为纪念后世祝融助战“夏禹锁蛟龙”的功绩，就在烟庄村的焦山头上建造了一座“焦山寺”。8年前，国家在途经焦山头修建永登铁路时，施工队在焦山寺遗址下面挖出了一条地道和许多寺藏宝物。而那条地道，据说一直向南通向箕山，因地道内部塌陷，深不可测。

据考古发现，围绕烟庄村方圆十里之内，秦汉以来与火有关的炼铜、冶铁、制陶造瓷遗址和挖煤的窑厂比比皆是。著名的中岳庙里的宋代四个大铁人，就是在这些冶铁遗址里铸造而成的。人们说，这都是祝融重黎这尊“火德真君”庇护的结果。

自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烟庄村的原野上先后建起了登封火电厂、水泥厂、铝加工厂等中小型企业，昼夜喷发的烟火，连续20多年扛起了全县过半的财政收入。

如今，历史已经进入新的时代，祝融故里的乡亲们也不甘落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了他们新的追求。他们正在围绕“火德真君”酝酿新蓝图，要在火红的祝融文化里绘制出绿色文明的新篇章。

文化漫笔

李季：小镇走出来的诗人

♣ 李 青

在桐柏山余脉西麓的浅山丘陵地，有一个小镇名叫祁仪。它历史悠久却名不见经传，许是民风过于淳朴敦厚，从这里走出去的两位当代文化名人冯友兰和李季，也没能让世界知道它。

阳春三月，走进祁仪小镇，不由感慨不已，这么偏远落后的小镇居然走出了文学和哲学的两位大家。听镇里的老人说，虽然远离城市，但是自古此地的百姓就崇尚读书，家家户户有点钱就供孩子上学堂。翻阅镇志，上面详细记载：明清年间，祁仪镇和附近的村庄就有了书院和多家私塾。清·宣统元年，祁仪镇创建了第一所小学。到了1920年，附近的村里也有了小学。李季离开家前，就在镇南三里多地的南李庄的“多福小学”教了半年书。

漫步在小镇最繁华的街上，时光好像在倒流，恍惚行走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坐落在桐柏山脚下的祁仪古镇却浑然不觉，悠然自得。

一路感叹唏嘘地向前走，在祁仪小学附近找到李季的故居。当年，李季的父亲李克明从几里外的李小庄搬到镇里，用卖农具的160串铜钱为本，在这里开了个小杂货铺，以卖草绳、碗筷、酱醋油盐等日用品为业，字号“德顺昌”。镇上的大人小孩却都习惯叫它“李家小铺”。“李家小铺”店主为人谦和，童叟无欺，众人给李克明送了个绰号“李仁义”。

今天，小杂货铺变成了小饭铺，李季的侄子迎出来，领我们走进饭铺后面的小院，在这里意外惊喜地看到，李季父母当年居住的百年老屋居然没有被拆掉，它静坐一隅，默默地向我们述说着曾经的岁月。

李季原名李振鹏，少时命运多舛。出生不久就闹病，怎么也治不好，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差点没了命。好不容易逃过这一劫，八岁上小学那年母亲又暴病去世，他成了个没娘的苦孩子。儿时的李季除了在课堂上读书，剩余的时间大都沉迷在镇里的小书摊上、人气沸腾的说书馆里，还有他痴恋的曲子戏。

李季读小学五年级时住校。教他的老师是进步青年黄子瑞。黄子瑞后来回忆：“振鹏与别的孩子不同，小小年纪就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1926年，黄火青在祁仪镇附近建立中共大张庄党支部，几年后，中共祁仪党支部成立，黄子瑞加入了共产党。1937年秋，因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李季在“南阳敬业中学”读了一年书后，就退学回到祁仪镇。当时，日本大肆侵犯中国，黄子瑞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的油印小报。李季负责写稿并送报，还组织学生在祁仪街办了第一个宣传抗日的墙报《救中国》，每周一期。

1938年夏，李季请求黄子瑞帮助他去延安。离家前的那几日，李季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半夜起来直坐到天亮。“你现在出去，以后会要着饭回来！”父亲吼着年仅15岁的小儿子，坚决不让他走。“以后就是要饭我也永远不回祁仪！”李季第一次违抗父命，说了狠话。父亲不给钱，他就用自己教书时攒下的16块银圆做路费。已经成家立业的大哥李振三看他决意要走，不顾父亲的反对，悄悄给他了14块银圆。大嫂紧赶慢赶，给他做了两双鞋……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黄子瑞买了两包点心，泡了一壶热茶，李季与老师一直聊到后半宿。

为了抗日打鬼子，李季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从桐柏山下一路西行，越过炮火连天的中原大地，穿过横亘千余公里的秦岭，1938年7月底，他只身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不久，他在洛川的“抗大一分校”给家里写信说：“我很快要从长治通过临汾渡黄河到敌后去了。”信上还嘱咐曾经想跟他一起走的侄子李寅棠：“你年龄还小，要好好学习，以后读书救国。”在给家里的另一封信中，他对家人说：“我真的很想家，我忘不了小庄那棵弯腰的小枣树，我娘就埋在那棵树的旁边了。”

从小酷爱河南民间艺术的李季，在陕北高原又迷上了当地的民歌信天游。陕北婆姨们那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是当地劳动人民心底流淌出来的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诗，李季听得如痴如醉。在三边工作生活了近6年，他采集了3000余首信天游，写满了30多本自制的马兰纸（延安时期，用当地的马兰草做的纸）小本。1946年，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陕北的黄土高坡问世。

……

李季去世后，鸿雁传书到了北京，原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白毛女》的原创作者贺敬之，听李季的儿子李江树说老友的故居尚在，甚为感慨，殷切希望保护好李季的故居，当即挥毫写下“李季故居”四个大字。95岁高龄的贺老期盼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涌现出的一代诗人李季，让后人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就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李季一生创作诗歌近千首，吟唱歌颂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的第一首诗《王贵与李香香》，抒写的是翻身农民的悲与喜，发表的最后一首诗《石油大哥》，唱的是石油工人的豪迈人生。他是人民的诗人，人民不会忘记他。

贤士郊野写竹图（国画） 张宽武

新书架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长篇小说崛起的一份档案

♣ 廖 翊

于1982年开评的“茅盾文学奖”，30多年来已经评选了9届，先后有40多位作家的作品获得殊荣。整体来看，连绵而来的“茅奖”，实际上构成了长篇崛起与繁荣的成果展示与实绩巡礼。《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为文化记者舒晋瑜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及评委访谈实录。王蒙、李国文、宗璞、贾平凹、莫言、毕飞宇、刘震云、苏童等历届获奖者依次登场，畅谈创作经历及心得；历届评委也在访谈中表达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访谈录由采访手记引入，在对话中精心插入导语，提纲挈领地概括受访者的文学思想，让读者在对话中领略获奖作家的文学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历程及概貌。这部书以其现场性兼具史料性、纪实性兼具研究性，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这是“长篇崛起的一份档案”。该书以“茅奖”作家为访谈对象，采用“对话”形式揭示作家的心曲，探悉作品的成因，在对“茅奖”的切近与观察中，突出了作家的角度，彰显了主体的功能。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作者舒晋瑜是一位兼具经验与学养的提问者，她的“茅奖”访谈在各抒己见、众声喧哗中呈现了这项中国最重要文学奖的繁复面相，这部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旁证。

百姓记事

刘二姐

♣ 邸士智

单位的院子很大，没人看管，成了公共停车场，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横七竖八，路过的人步都挪不开。后来，几个单位商量了一下，在大门前装了一根挡杆，车就进不来了。挡杆的升降得有人管理，就派了门卫，在大门的过道处用彩钢搭了一间小房子，算是门卫的办公室。

门卫先是一个老头儿，姓郝，我们都叫他郝爷。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女的，两人轮换着看管。女人40多岁的年纪，模样很耐看，身材十分匀称，农村女人见了人腼腼腆腆的，一说话，就露出两排洁白的糯米牙。

有了门卫，送报的邮递员来送报，直接放到门卫处就走了，有时候送快递的打电话，我们不在，就说放门房吧，回来去取。女人很麻利很小心地把快递拿给你，然后甜甜一笑，露出她好看的糯米牙。上下班从门房处经过，她会问一句：“下班了？”来来往往的次数多了，了解的也就多了。她姓刘，在娘家是老二，大家都叫她刘二姐。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参加工作，在山东一个市的公安局工作，能力特别强，才3年时间，就是刑警队副队长了。刘二姐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做父母的就这样，不管自己多苦，只要儿女们争气，这比什么都好。小儿子上的是兰州大学。我说太好了，离家近，回家方便，还是名牌大学。

有一天晚上，我在单位加班，听得走廊里有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是刘二姐，她在打扫楼道卫生。为了看清地面，拖把上绑着个手电筒，为了不寂寞，手机里播放着歌曲。看到我她很意外，问我怎么晚上也干活。我请她进办公室，她犹豫了一下进来了，我给她倒水泡茶，她很感动，言语间的意思，她是一个打工的，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竟能这样对待她，让她有些意想不到。以后，我也三三两两地加过班，每次加班都能碰到刘二姐，她进来过几次，喝完茶就走，说不能打扰我，还得打扫三楼四楼。

就在前几天，我中途出去办事，路过门岗，刘二姐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我进去一下，原来她回了趟家，给男人做了两顿饭，蒸了一锅馍，顺便烙了几块山药饼子，进城时带了两块，问我爱不爱吃。自从参加工作后，长期在单位吃饭，定时定量，其余时间基本不吃东西。刘二姐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乡里人做的，城里人咋能看得上。我赶紧说，刘二姐的手艺肯定好，说着卷了一块。刘二姐很细心，把辣子和蒜都抹好了，可能刚烙好就拿来了，还有微微的热量。刘二姐说，大儿子岁数大了，得找媳妇了，她有些发愁。我插话，你这么贤惠，手艺这么好，姑娘们还不抢着认你这个婆婆。她说，姑娘们看的是小伙子，又不看婆婆，说着，就甜甜地笑了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上街闲逛，走到县政府礼堂那儿，突然有一个电动车停在了旁边，那人摘掉帽子，取下口罩，我才认出是刘二姐。她问我到哪里去，我随口说去广场。她说她也去广场，正好顺路，可以乘她的电动车。说着就下了车，示意让我驾驶，她坐在后面。我说不坐了，走着也方便。刘二姐把我拉到车前说，甭客气，走吧。很快到了广场，刘二姐说，你忙去吧，我回家了。我这才明白她是专程过来送我的，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感谢她才好，她却笑笑掉转车头就走，露出一口洁白的糯米牙。

绿城杂俎

名人吃过的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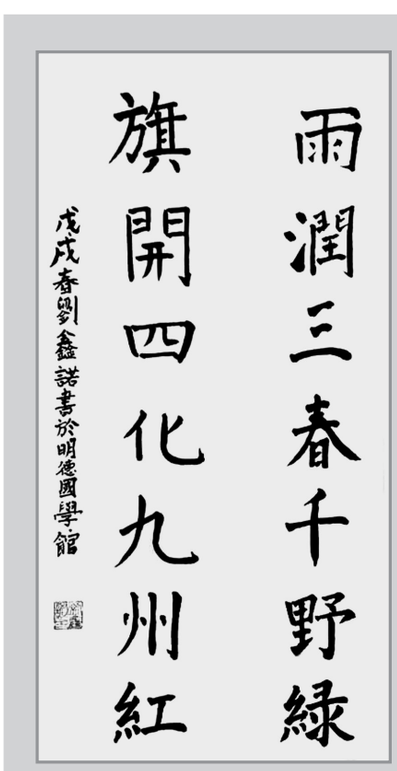
♣ 王留强

名人与凡人的区别，就是各自带来的效应和效益不同，可谓是云泥之别。且不说拍拍广告，做做演讲，出席一下各类活动，可获得超高收益，即便在外吃饭、买菜，甚至打个出租车，也能受到青睐。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著名影视剧演员说，他有一次在坐出租车时，被的哥认出，硬是免费把他送到家门口。而凡人却不会有这个待遇，别说得到社会公众的额外福利，有时连正常的尊重都很难得到。

所以很多人想出名。出不了大名出小名，出不了正名就出恶名。某地一个传统的特色小餐店，门可罗雀，车马稀少，因所经营的餐品与邻家店无几差异。忽有一天，一喜剧明星来当地参加演出。靠高人指点搭桥，店家请明星到店赏光吃喝了一餐，然后把明星夸张的吃喝表情和动作，渲成巨幅海报往门头上一挂，这家店即刻星光灿烂，蓬荜生辉，如今是人头攒动，遍地生金，引得邻家几店铺羡慕忌妒恨，咬牙切齿中。从众的心理原本就这么简单，名人吃过的食物一定是好吃的，名人用过的东西一定是好用的。名人用过的物什、穿戴过的鞋帽，都成了凡人收藏的珍品。似乎沾了名人的光，自己也成了灿灿金身。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厂商不停地找名人在电视和街头上频露真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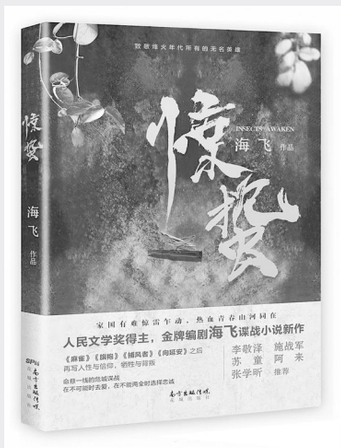
吃名人吃过的馍真的很有味道吗？我看未必。人体不同，味觉各异。即使是名人喜欢的，也恰是他个体需要的，但于我们却不一定合适。更何况这些表面的深层，潜藏着一些真实的利益或者虚假的戏份儿。如此趋之若鹜，说明我们对自己是多么不自信。我们失去了很多自身体验的乐趣，而把一些生活的快乐乃至人生的方向都盲目地交给了不相识的人。更可悲的是，这种狂热一直持续高烧不退，直到有一天从报刊上知晓某名人是个吸粉爱好者时，我们不得不痛悔地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名人也是由凡人脱茧成蝶，名人成名的路径大致相同。我们可以借鉴名人的成功经验，而不必迷信于他们曾经吃喝过的那些馍菜汤。



雨润三春千野绿（书法） 刘鑫诺（10岁）

连 载



拾贰

张离努力地离开了床，她的小腿上包着纱布，显然在她昏迷的时候，医生为她作了包扎。张离打开包，看到了那封信安静地躺着，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用力将那张纸撕成了比雪花还细微的碎片。她决定再等一等，希望过一阵再对这个肖正国的身份作一次甄别。于是她把碎屑扔回到包里，然后无力地爬到了病床上。

一会儿，陈山醒了过来。他仍然那么趴着，侧着脸望着张离。他笑了一下，这笑容让张离的心稍微地疼了一下，她突然觉得陈山的笑容像个孩子。陈山眯着眼睛笑了很久，最后说，我看过你的伤口。

张离本来以为，陈山一定会说，你的伤口是被弹片划伤的。但是陈山说的却是，你的皮肤真白。

张离没有接话。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她把眼神躲闪着抛向了窗外。陈山长长地吁了口气，他想起了妹妹陈夏。陈夏的皮肤，也像米粉一样白。余小晚就是在这个时候匆匆赶来的，她焦急万分的高跟鞋声由远而近。张离看到了一脸紧张的余小晚，笑了，说这次多亏了肖正国，我得赔你们家正国一身衣服。

陈山仍然趴着，慢条斯理地说，衣服有什么了不起，记着，你欠我的那是一条命。

张离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余小晚的嗓门响亮起来，说他能有什么要紧的，他跑起来比贼还快。我倒是担心你，我说过你是我的割头姐妹。

张离看了看仍然趴睡着的陈山，瞪了余小晚一眼说，闭上你的老鸦嘴。

这时候陈山哼唧了一会儿，翻了一个身，抓过一张报纸翻了起来。他也不看余小晚，说，我怎么就不要紧了？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活下去。那这世上就多了一个寡妇。

余小晚很深地看了陈山一眼。陈山仍然头也不抬地翻着报纸，说，用不着不服气。这是乱世，没有男人，寸步难行。他突然想起了在国泰大戏院看戏时学来的一句台词，就低低地吼了一声，我们为全民族而战，他娘的，日本人想要攻下重庆，简直就是做梦。

余小晚的眼睛忽然就亮了一下，她的脸也仿佛红了一下。她踮了踮脚尖说，喂，鞋匠。

陈山把报纸扔在了床上说，你想说什么？

余小晚说，你补鞋的技术不错。

陈山就盯着余小晚一字一顿地说，我连天塌了都能补。

那天余小晚坐在病床的一侧，给陈山和张离各削了一个苹果。她一直都坐在陈山的床沿上，把手老远地伸过去，递给另一张床上的张离去了皮的苹果。余小晚的心情不错，张离笑了一下，咬了一口苹果说，你们都是会有福气的人。

那天一个干瘦的医生来查房，说陈山和张离都无大碍。张离腿上并无弹片，陈山也仅是因为体力不支而虚脱。从他嘴里陈山知道费正鹏在他和张离都昏迷的时候，匆匆地来病房看过他们。陈山不明白费正鹏为什么那么急着就离开了，张离心中却忐忑起来。她的目光落在椅子上的那只包上，突然觉得，费正鹏匆匆离去，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费正鹏说，我们做特工的和下棋一样的，要不动声色，步步为营。你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善弈者善谋。

陈山进步得特别快。尽管他总是不能赢，但很多时候，他也能吃掉费正鹏的一大片子。费正鹏就很得意地告诉他说，其实秘诀就两字，诱杀。

那天他们一直到黄昏才下完棋。收起棋子，清点目数，数到一半的时候费正鹏突然把手里的棋子胡乱地撒在了棋盘上，然后他正色地说，咱们下棋谁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余小晚好一点。

陈山认真地看着费正鹏说，我对她不好吗？

你得好好活着。费正鹏语重心长地说，空袭的时候你救张离那是多危险的一件事？

陈山说，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就是死不了。

费正鹏笑了，说，真是个年轻人。

吃晚饭的时候，费正鹏开了一瓶他带来的红酒，他和陈山还有余小晚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费正鹏劝他们离开重庆，去美国生活。他的脸看上去已经浮起了酒色，话也明显地多了起来。陈山从没见过费正鹏激动的时刻，今天他开始挥舞着手臂用重庆话骂人。他说狗日的战争，混蛋，老子有再多的钱也没得用。

陈山一直看着费正鹏。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五十挂零的老男人，心里装了十八道弯弯。每一道弯，都是山高水长。陈山那天喝完酒，回到了书房。他在庄秋水和余顺年的照片前站了好久，按资料“规定”，他们现在是陈山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他突然觉得，这双老人一直都在看着他装模作样地扮肖正国。他还听到了外面一间屋子里，费正鹏的絮絮叨叨，他在说他和余顺年之间的往事，甚至还顺便赞美了一下庄秋水的美貌。

你是看上我妈了吧。余小晚边吃东西边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费正鹏明显地愣了一下，没接上话来。一会儿他说话了，他说你还小，你不能理解我们三个人的感情。我们就像一家子。

费正鹏让余小晚不要和周海潮走得太近，并且告诉余小晚，有很多事是没得后悔药可以吃的，所以这辈子当不当官不重要，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好好过小日子。他继续延伸开来讲到，正国这个人很好，不要和周海潮走得太近。

余小晚笑了，说费叔叔你管得太宽了，你负责喝好你的酒就行了。

费正鹏凄凉而无奈地笑了一下，他突然想起了庄秋水。庄秋水二十多岁的笑脸浮了起来，这让费正鹏的眼角有些湿润。所以他说，你娘要是还在的话……

我爹在那就更好了。中意肖正国的不是我娘，是我爹。余小晚说，是他死活把我们拉在一块的。

费正鹏明显有些愤怒了，他的嗓门提高了许多，但仍然将声音压抑着说，肖正国有什么不好？

书房里的陈山还是听到了费正鹏的声音。他对着墙上的余顺年和庄秋水笑了，说，你们安息吧，肖正国确实没有我好。